

傅如一

張華夏

主編

中國當代大學生 百家抒情詩

● 北岳文藝出版社



A HUNDRED SELECTED LYRIC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傅如一 張華夏 主編

當代大學士百家抒情詩選

威克家題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中国当代大学生百家抒情诗

责任编辑:杨济东

责任校对:姜 丽

装帧设计:华 夏 版式、插图:华 夏

出版发行:北岳文艺出版社 电话:227068

社 址: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经 销:山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太原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31 千字

印 张:20 插 页: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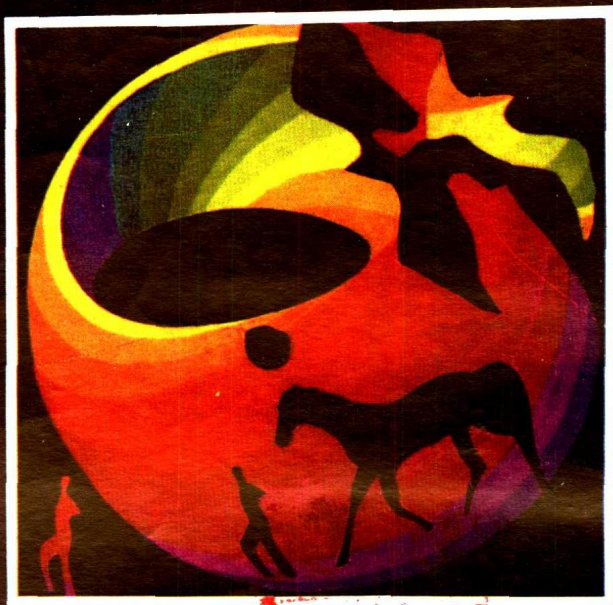
版 次:1992 年 9 月第 1 版 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 数:1——7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78—0947—X/I·925

定 价:12.00 元

北岳版图书·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A HUNDRED SELECTED LYRIC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大学生，正是精力充沛，充满理想与追求
的年华，也是热情奔放，诗思勃发，
放声歌唱的时代。不少大学生，创作丰感，
成绩非文苑，这有抒情诗选就是例证。
诗，是言志抒情的。所抒的，应是：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社
会主义之情。生活中，当然包括友谊与
爱情。诗人与诗，以抒个人的真挚的感
情，但文与人民之情结合，才是可贵的，
人民是大海，个人，仅是其中的浪花一朵。
愿与青年诗友共勉之。 为

当代大学生五百家抒情诗选之题句

感思之家

一九九二年九月九日
时年八十七

吸人民的乳汁又服务于
人民发现和培养诗歌创
作的新梯队把我国新
诗创作提高到一个新
水平

李瑛

一九九一年九月

祝《当代大学生五百家抒情诗选》出版

丁 芒

大学阶段正是人生最佳的诗的年华。因为感情丰富、诗感敏锐、张力极强，尤其适合写抒情诗。此书以大学生为征稿对象，卓有见地，加之选稿精严，必定能集中许多佳作杰作。不但对当代大学生诗歌创作会产生深远影响，也大大丰富了祖国青年的诗歌宝库。因为是集大成之选，编者注意了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体式不分新旧，风格不定一尊。这种出于现实的特公允态度和兼容并蓄、唯质量论的编辑方针，都是值得称赞的。可以预见，此书出版后一定会受到研究界和广大诗歌创作、爱好者们的欢迎！

1991.9.26于南京丁芒

存然少進在
活物我入這
百競天信社今
分之擇未會為
三四優來學止
五勝亦深的新
就敗當造的詩
很眼如是成史
值得前的但功上
慶繁的靈詩來
幸華的也人自
了倘像為校
能自不數園復
又

當代大學生五百家囑題

公劉



一九九一年十月

《中国当代大学生百家抒情诗》

顾问与编委名单

顾问：

臧克家	李 瑛	丁 芒	公 刘	谢 冕
吴奔星	阿 红	浪 波	叶延滨	罗元贞
宋玉岫	李旦初	马晋乾	相从智	罗继长
洛 夫(台)	傅天虹(港)	王广亚(台)		

名誉主编：

冈 夫 马作楫

主 编：

傅如一 张华夏(执行)

编 委：

周 涛	西 川	伊 蕾	李 琦	林 染
徐敬亚	潞 潞	张不代	李 杜	周同馨
姜 丽	李坚毅	张锐峰	马斗全	刘 浏
赵少琳	陈 威	高 巍	杨放辉	于彦军
李小明	杨 平(台)	蓝海文(港)		

臧克家

寄语青年诗友

近年来，从刊物上、从编选的诗稿上，我看到了不少大学生创作的许多诗篇，他们的写作水平，他们的才华，令我感到高兴。今天，是大学学生，明天，就会登上诗坛，成名成家。

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作者思想锐敏，热情澎湃，充满朝气，富于开拓精神。当然，也有不足之处。年龄还小，经历欠缺，题材显得比较窄狭。但对自己感受深切的东西，写来比较生动活泼，有新鲜气息，叫人喜悦。但是，生活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人生道路是漫长的，崎岖的。校园，比起广阔的社会来，它就显得很狭小了。当然，在这个“小社会”里也会写出出色的佳作来。“五四”以来有成就的著名诗人，很多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写出了很有影响的作品，而且，有的还是为他以后的创作所不及

的。这与诗人生活的积累，苦心的追求，较深的文学修养大有关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早年成名的诗人，他们的诗作，大都是力图反映时代精神，表现人民生活，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大步向前。写诗，仅仅为争小名，取小利，决不会成为大器的！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有这样的抱负，有这样的胸怀，才能写出不朽的大作来，为历代读者所传诵，受到众人的尊敬与爱戴，他们的作品，成为人类的财富。

现在，在校读书的同学，行有余力，从事写诗，以抒情，以明志，而且已经作出了不小成绩；但这象登泰山，初到斗母宫，向上仰望南天门，呵，那么远，那么高！这需要有强大的意志，健壮的脚步，奋力去攀登！待到出了五斗汗水，站在南天门上的时候，看天高地迥，日出大海，那景象，如此宏伟，如此灿烂，心快而神驰。这是现实的顶峰，这是诗的最高境界。愿与青年诗友们共勉之。

1991. 10. 27. 北京

吴奔星

江山代有才人出

我国是诗之国度，抒情诗最发达。我们的前代诗人，曾在历代诗坛上，构筑了三座抒情诗的高峰，那就是唐诗，宋词和元曲。可谓集抒情诗的大成。抒情诗是写人的，是写人的灵魂的。大学青年处于学习知识的最后阶段。大学校园正是抒发情感的美好场所。凡理想、前途、爱情、国际与人际关系，无一不可以成为抒情诗题材最佳选择。我希望从大学校园里响彻历史发展的脚步声和时代前进的主旋律。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四日写于南京市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公 刘

诗话断简

——为《中国当代大学生百家抒情诗》作

1

开宗明义，亮一亮我的基本态度。

1990年10月24日，我在安徽省中青年作家座谈会上有过如下的一段发言——

我认为，目前，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又面临着严峻考验；我有一点杞忧，即，会不会重走极端？会不会再一次出现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危险？

怎样看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冲撞？这是问题的焦点。

我历来主张，既不当西崽，又不当遗老，这从我过去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明。我个人的看法是，就我们整个的作家队伍中的大多数而言，在过去强调横向移植、拿来主义的时候，并没有谁去成立“维持会”；当如今重点转移到纵向继承、发扬传统的时候，我想，总不至于出现组织“义和团”的“大师兄”吧？改革开放毕竟是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同时也

是世界历史的主潮流。对一个自爱的作家说来，思想支配着行动，文品表现着人品；我们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采众家之长，走自己的路。

那次座谈会也有不少位诗人参加，因而，我的上述观点同样适用于诗。

2

有好心的朋友为我鸣不平：你在1988年第4期《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从四种角度谈诗与诗人》后，竟引起了现代派的“围攻”，现在时机到了，为什么还不发起反击？

我感谢这样的关切。然而，我不打算“冤冤相报”。我更不愿借助于诗以外的任何力量。

何况，我并不觉得那是什么围攻。相反地，我倒以为其中有不少文字还是相当说理的，只要说理就行；至于那个“理”到底对不对，不访从长计议，让实践去检验。我是一家之言，人家也是一家之言，这才叫做平等。之所以客观上形成某种围攻的印象，既和个别人自视优越的贵族腔调有关，也和众所周知的事变，迫使编辑部来不及再组织和发表赞同者的稿件有关。据我所知，诗坛上有相当数目的颇有影响的诗人，都曾为我替他们说出了心里积郁已久的意见而大为欣慰。我不是孤军。然而，不管自身的位置是处于强大，或者弱小，是占据优势，或者下风，都应该以理服人和据理力争；除非根本不讲理了，就象“文化大革命”那样。

3

我坚决反对排他性。

虽然，我从不卷起我一贯高举的现实主义旗帜。但我不认为，现实主义天然地有权独占诗坛，从而拒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更不必说拒斥那似乎无从构成威胁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了。

基于同一理由，我也坚决反对任何非现实主义诗歌以现实主义诗歌掘墓人的姿态君临天下，发表种种狂言乱语，一会儿 PASS 这个，一会儿 PASS 那个。

我衷心希望：我们大家都活着，活得健壮，活得热闹，活得潇洒，活得文明，活得有价值，有贡献。

谁也别“埋葬”谁吧！

当然，现实主义者的马雅可夫斯基“埋葬”了先锋派——未来主义者的马雅可夫斯基，象征派诗人里乐克“埋葬”了浪漫主义诗人里乐克，那是诗人本人的事，严格说来，这一类的例子并非“埋葬”，而是“自我超越”，实现了适应于彼时彼地彼人的生命之完成。

我们过去吃排他性的苦头吃得难道还不够么？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宜实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与其用传统心态、传统模式回潮去拒斥前几年一度颇为“新诗潮”，何如团结一致地排“排他性”，共存共荣！

4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无疑需要发展。它绝不是十全十美一成不变的东西。

未尝不可以拿相对稳固的法律条文打比方。法律条文够神圣不可侵犯了吧？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连法律条文都得相应地作出调整甚至更改，而标

新立异，恰恰又是诗的（文学艺术）终极使命之一，不变行么？

硬要拘守一隅，只好向隅而泣。

5

为了健全自身，壮大自身，丰富自身（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命题），现实主义必须“日日新”；僵化的和钝化的现实主义，首先就犯了反现实的错误。我们的生活有如飞速行驶的列车，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站台早已被抛在烟尘之中了；死抱住老皇历，认定许多日子都“诸事不宜”，大家通通歇着不干，绝不是朝气蓬勃的表现，如若以腐朽为新兴，那更是倒退，或曰：张果老骑驴式的“前进”，只能贻后人以笑柄。

6

就诗论诗，变化了的世界现实，变就变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相继崛起，而且势不可挡；谁也拒斥不了，谁也不该拒斥——假如还有现实感的话。不错，现代主义之介绍进中国，固然可以上溯到30——40年代，但后来不再介绍了，却并非介绍者的疏懒或者“悔悟”，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怨谁呢？以此证明它不稀罕是可以的，以此证明它无足观则是不恰当的。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不是某几位诗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发明，而是历史的产儿。现实主义也许万寿无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未必就一定螻蛄春秋。作为现代人，标榜“老死不相往来”是自欺欺人的吹嘘加偏见，我们应该学会和平共处，彼此宽容。

我一再宣告，我是现实主义诗人，我也一再认定，一切非现实主义诗人都是我的诗友。至于由谁充当中国诗坛的主力军，是不固步自封的现实主义，还是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先锋派？那就必得通过竞赛，让时间去评判了。

重要的是双方（或者多方）都应严格自律，同时实行“费厄泼赖”。

7

尤有进者，有出息的现实主义者应该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者那儿“偷”一点“艺”。俗话说“艺多伤身”是不对的，“艺多养身”才是正经。自古至今，包括当代的高科技竞争，“偷”不算耻辱，倒是自强不息的招术。

平心而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又何尝真的与现实主义了无瓜葛？不可能。文学艺术的一切“主义”都共着一位祖宗：生活。

世上的万事万物都相互关联着，休想隔绝，休想“纯”。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爆发，除去岩浆和火山灰，光是二氧化硫就释放了1900万吨；科威特油田的全面长时间燃烧，其后果也不仅限于他们本国三米之外就视界模糊；根据大气检测数据，这一股自然界的和一股人为的污染都波及到了中国。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无可逃避也无可选择。

这似乎也是诗的命运。

目前唯一尚可依靠的，大概只有土壤了，中国的土壤。然而，从宏观的角度审视，土壤不也在不知不觉中起着变化么！